

背对鼎

活下去

我心里很寂寞。
但我对自己说，我要把寂寞再擦亮一点。
那是我所拥有的唯一武器了。

[台]神小风·著

B A C K T O B A C K
L I V E

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背对鼎

活下去

神小风·著

B A C K T O B A C K
L I V E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对背活下去 / 神小风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3
ISBN 978-7-5153-1377-1

I. ①背… II. ①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7973 号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2-8983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插 图: noreenmomo

责任编辑: 刘霜 Liushuangcyp@yahoo.cn

编辑部电话 (010) 57350508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4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80×1280 1/32 6.5印张 1插页 150千字

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526

目录 contents

完全变态的小说/002
爱的倒影与其他/005
离开/001
要爱我，还是羞辱我/019
新的名字/031
Friendshit/049
你不是我的菜/065
裂缝/089
永远不忘记/101
少女的告别/113
流浪狗/123
永无止境的坠落……/135
失去的轨道/153
二十岁/173

离 开

她是骄傲的漂浮公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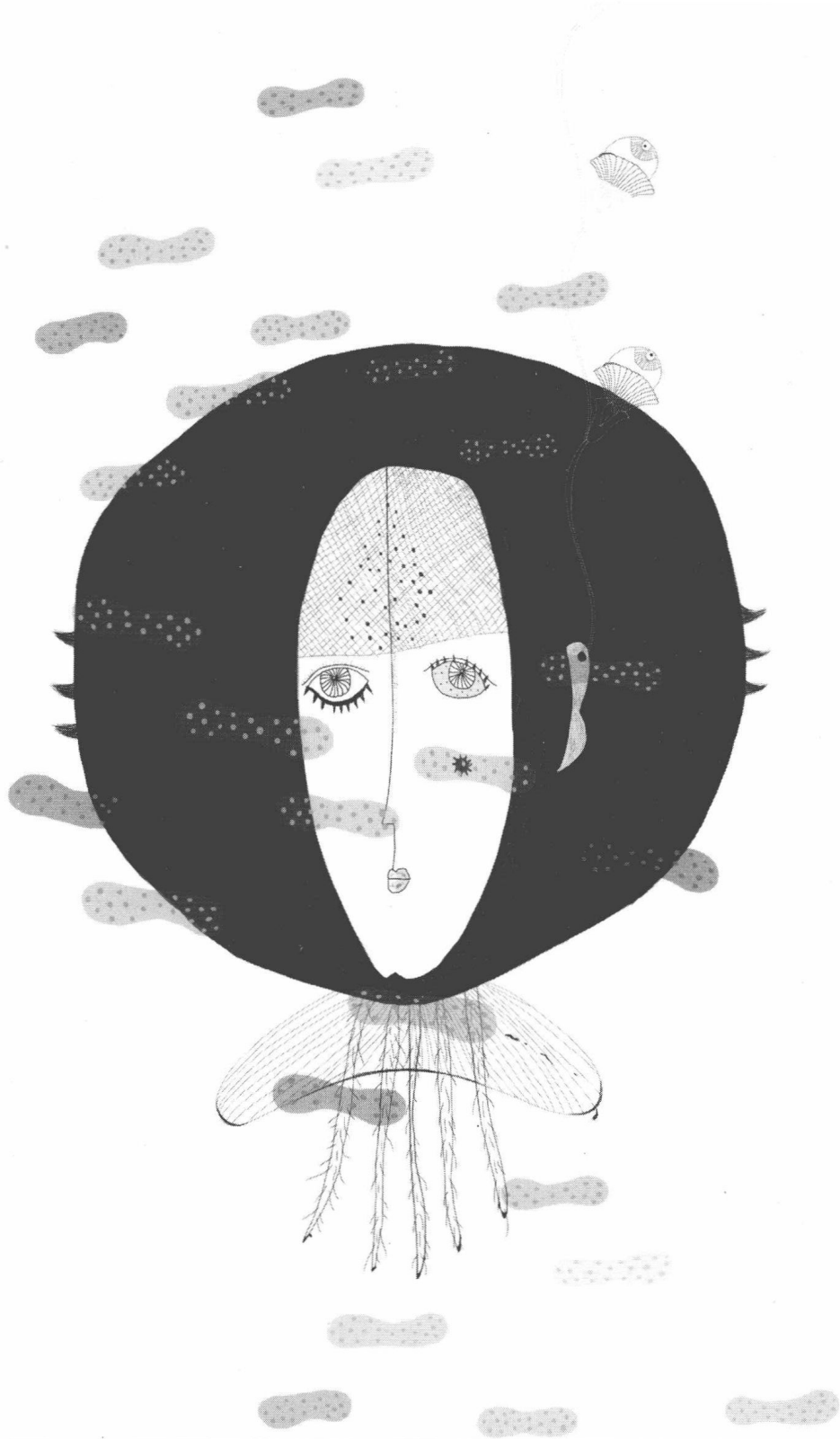
心中的自尊与面对抉择的不确定

就像个漂浮生物

漂到哪儿，就会从身体长出另一种植物出来

她的耳朵长出一颗有眼睛的植物

准备要分离了



离 开

“我伤到他了。”

范音音跪在客厅地板上，看着H离去的背影，嘴里念着这句话。

她是用全身的力气在实践这句话的。

不断重复，重复。

H离开的时候，一点征兆也没有。

对，什么都没有。范音音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切，她靠着门框，冷冷地看着正在收拾东西的H。书本、碗盘、几件保暖衣物，还有那盏古董台灯，当初两人看了多久才狠了心买下来的，如今想来竟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了，连一丁点儿甜蜜也没留下。范音音双手交叉站在客厅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或者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H一向温柔，玻璃杯不忘用报纸紧紧包裹，再放进箱子里。他的手势那么轻微、利落，表情却那么冷淡，连刻意放慢以改变心意

的余地也没有，仿佛一切真与他无关。范音音想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好挽救的了。H 的动作在她瞳孔里被放慢、倒转，回到一星期前的那一刻。

他们在餐厅里吃饭。

H 总是叫一桌子菜，那是他们周末的习惯，无论谁有多忙，都一定会到这家川菜馆用餐。餐厅是 H 选的，五更肠旺，宫保牛肉，豆瓣红鱼……这样的确是叫太多了。范音音紧抿着红透的唇，她不能吃辣，每次吃都让喉咙极不舒服，但对面坐的是 H，她得撑下去。范音音招手唤来服务生，喝下第三杯水，通过透明的水杯窥视对面的 H。他刚跟一只虾奋战完，正汗水淋漓地抬起头来。

然后呢？

她记得最后一个画面是他离开餐厅，H 嚅动嘴巴，好像说了些什么。范音音一向讨厌他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，让一再“啊？”询问的自己像个笨蛋，因此她没有说话，盯着眼前小山似的虾壳，香气和辣味让范音音满脸通红，她忍不住趴在桌上大呛大咳。H 什么话也没说，连杯水都没递。等范音音抬起头，下一个画面就是他离开的背影了，像影像被剪开又重新拼贴回去般。她低下头，看着眼前这一桌菜，没一道是她可以吃的。她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，现在 H 走了，范音音想他也许不会回来了。

他没结账。

范音音心不甘情不愿地埋了单，拿起 H 搁在座位上的外套，太匆忙了，他居然连外套都没带走。范音音在心里暗骂他的粗心，

觉得自己跟白痴一样，避开服务生询问的视线，急急地落荒而逃。被丢在餐厅里的自己像是个用过的保险套，投来的视线绝不会是良善可亲的。去你的。范音音好想尖叫，但她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安静而温顺地回到他们两个人的房间。

在H离开她之前，他们已经同居了一年。一年，足以熟悉彼此的身体，一切烦人又亲昵的小习惯，却仍然保有温度，这样的日子应该没有很长才对。三百六十五天，范音音看着屋子想，才一年啊，她怎么觉得好像过了一百年。

H没有回来，从他离开餐厅的那一刻起，他没有再回到这个房间来。范音音给他打过几次电话，语音信箱都把她给搞烦了，好像人间蒸发似的，H就这么消失了，而且是不明所以的。那天晚上，那张餐桌，他嘴里吮着虾头，每当范音音硬是要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头就痛得厉害，仿佛某个细节正警告着她：“不要想起来。”于是范音音看着毫无改变的房间，怀疑起H这个人的真实存在。

不要想起来。

不是忘记，只是想不起来，这样一切就不会成真。

他们的房间很干净，偏市郊的一间老式公寓，上下还得走楼梯，热恋时每一步都心醉，疲惫了多一阶也恼人；但范音音仍打起精神，每日轻快来回。她一向是尽量不堆积杂物的，衣服不多，化妆品倒是塞了一整柜；干掉的指甲油，脏掉的粉饼，找不到盖

子的眼影盒，往往用到一半就被丢在柜子里，跟前些日子范音音才买的全新秋妆形成强烈对比。

“还好，你喜新厌旧的，只有化妆品而已。”H开过这种玩笑。

能花钱买到的，就没什么好舍不得的。范音音悄悄地想，扭开新的粉底液，一股粉香味让她不禁深吸一口气。

她喜欢新东西，或许女人都是这样，她多么喜欢打开包装纸时，迎面而来那股透明的气味；密封多时的世界只容她一人打开，完全是崭新的、干净的，甚至还有些僵硬，那代表这样东西真真切切是属于她，往脸上抹擦啊或是用手搓揉，她可以用很多方法染上自己的气味，那样东西就走不掉了。

她以为H可以懂。

她帮H全身上下打点妥当，包括贴身衣物。她的品位不见得特别好，但H也没有特别拒绝过。现在想来，几乎是有点补偿心态地顺着她。这正合了范音音的意，她喜欢一步一步看着一样东西属于自己，这个过程相当有趣。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穷，总得和邻居小孩共享一个布偶玩儿，换装、清洗、摆姿势都不能随心所欲，像个小偷一样，或许她从小时起就藏着这股缺憾吧。

H常常换工作，从大厦管理员到快餐店厨师，他什么都干过，有些薪水好一点，反之则否。而范音音对他一再换工作这件事情毫无意见。对她来说，那一部分不属于她掌控的世界，因此她是不感兴趣的，她不想知道也不想了解，她也不曾想过寂寞这件事。

H总是比她晚回家。范音音在大学里当研究助理，通常能准时下班，往往会先去巷口烧腊店为自己买一个便当，待吃完后拿出从黄昏市场买来的小黄瓜洗净，咔吱咔吱地吃起来，多么健康好听的声音。她很注重身体保养的，每个礼拜一定要吃几次水果，她还买了一台榨汁机以便随时榨果汁来喝。到了晚上，她把电视打开，只是喜欢那个声音，这是一种习惯。她做事情时喜欢把电视打开，好像房间里跑出了好几个人在对谈，热闹点，但又好像很寂寞。

她不记得H在什么时候回家，为求身体健康，她总是先睡。如果H回来，他会扭亮客厅的灯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冰箱拿啤酒喝。他的脚步声一跛一跛，拖着鞋子走路，然后外套、公文包啪嗒往沙发上一扔，松松领带发出叹息般的嗝声。走进房间里，这个时候他会把脚步放轻，走近范音音身边，那时的她应该早已熟睡，会被H粗鲁的抚摸弄醒。H的手大而笨拙，手窝上有着小小的趺。

然后范音音睁开眼睛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
她看了一下时钟，三点半，这时她才想起来，H离开了。

厨房里传来水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怪吵人，她走进厨房把水龙头关紧，安静得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一样，然后打开冰箱拿了几个奇异果出来。奇异果毛茸茸的，出乎意料的好摸，紧握在手里摩擦手心，暖烘烘的，她取下削皮器沙沙地削着奇异果。奇异果毛绒但不好握，没抓好就会削到自己的手，她很小心但还是削到了，



留下新月似的伤口。她讨厌受伤，因为老是手贱喜欢抠伤口，因此受了伤就很难好。她拿出榨汁机把削了皮的奇异果丢进去，水进到她手上刚刚留下的伤口，轻微的刺痛感，她噤着指头，帮榨汁机插上插头。

她想起吉本巴娜娜在短篇小说《厨房》里写的一小段。她已经不看书很久了，那是多久之前读的书呢，她也想不起来了，但那个片段在此刻黑暗中轻易浮现：雄一的妈妈总是喜欢买新东西，有一次买了榨汁机回来，于是雄一跟御影在睡不着的夜晚一起榨果汁来喝。御影有着漂亮而透明的干净杯子，于是两个人专注地看着榨汁机，啪啦啪啦旋转的榨汁机，多么美丽的情景啊。

于是她从橱柜里找出最高级的杯子，那是他们刚住在一起时朋友送的，装在漂亮的盒子里。再也没有比杯子更适合送人的东西了，范音音想。那是有着草莓图案的对杯，她用水冲了冲，将浮着泡沫的果汁装进杯子里。她倒了两杯，一杯稳稳地放在外面的餐桌上，看起来怪无助的。她为什么要多倒一杯呢，她想，又有什么关系，也许她可以把这第二杯也喝下去的吧。

好安静。

一切都太安静了，安静到让她忘记，H在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安静。

一个礼拜之后，H回来了。

他说，他要离开。

现在范音音再度回想起当初 H 的模样，依然模糊不清。她记不起当时他穿的衣服、站的姿势，还有他说的话，她也忘记自己的反应。她想，自己应该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坐着，将头抬高四十五度角望他，然后说：“噢。”

是啊，她几乎要引以为傲了，自己居然会是一个这么坚强的女人，就算相处多时的男人要离开了，还是可以这么潇洒地说“拜拜”，她想着这样的自己，似乎也变得有魅力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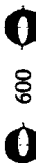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她走过长长的街口去找香水。香水是她的死党，是会互相检查彼此有没有乳房硬块的那种死党。她们去常去的店聊天，冷气吹得范音音直想打喷嚏。她坐在靠窗的那个位子，看见香水坐在她面前两只腿打开又交叉，一头红发垂到腰际，妆容干净完整，歪着头用手斜斜地撑住下巴，光是这样一个动作都让人着迷。范音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找她，不过也理应来跟香水报告，以证明 H 离开她的这件事，该是个天大的事。

香水也认识 H 跟他们的朋友，范音音知道她在这场对话结束后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跟所有认识的人报告她跟 H 分手的这件事，太好了，这样或许让她省下一一报告的麻烦。

“什么真的是这样？”

“你听起来一点也不难过。”香水玩儿起自己的手指来，范音音望着她光秃秃的手指，真想帮她擦指甲油，“但真的是这



样吗？”

香水的声音充满质疑跟不客气。她就是这样，范音音很了解她，太了解她了，香水讲别人的事情时总是又直又呛，所以她才一直都只有范音音这一个朋友，她想，这该是自己的幸运吗？

“还好。”

“还好？那是好还是坏？”

“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好坏！”

“他离开你，你难过吗？”

“当然不难过。”她挺挺胸膛，“你没看我好得很。”

“你爱他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范音音开始觉得无聊了，怎么总问这种问题？

“那你现在最想做什么事情？”

“吃东西。”

“吃东西？”

她只想吃东西，从那时候开始她吃了哪些东西呢？范音音什么也记不起来，她的作息或许全被打乱了。她想着，这时似乎真觉得好饥饿了，胃在急速收缩着，她想着得赶快吃些什么，好把空虚的胃给填满，像是一停顿就会所有的空虚都涌上来般急切着。她把面前的满满的柠檬水一口喝干，柠檬的味道淡淡地刺激舌头，连牙齿都酸了。她觉得好饿，无比的饥饿，为什么呢？

“我不相信，你怎么可能不难过？”

“真的啊。”

“少骗人了。”

“我哪有骗人。”范音音一股火冒起来，看着香水那股怀疑的神情，“难道你希望我悲伤难过吗？”

“这样才是正常的吧。”香水笑笑。

她懂了，香水希望她难过，香水希望她心碎地大哭大叫，崩溃地倒在地上不要爬起来，最好可以割个腕什么之类的，就像她一样。香水藏在宽松袖子里的白皙手腕有着小蛇般的淡红伤疤，呈现锯齿状的流动。她忘记那是香水第几次的恋爱，这伤痕不断地提醒她，恋爱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。

香水早就想看她失恋的样子，她要范音音跟她一样。这个恐怖的女人，范音音咬牙切齿地看着她，全身都要颤抖起来。

“那，你现在一个人怎么过呢？”香水用力吸了一口面前的红茶，仿佛看好戏似的，睁着天真的眼睛望着她。

怎么过呢？范音音回想起最近度过的那个夜晚，她给自己榨了杯苹果汁，厨房里充满了苹果的香味。她喝下玻璃杯里浮着健康泡沫的混浊汁液，忽然想到从此以后就得独自站在这厨房里了，她忽然全身发冷起来，没来由的。

唉，她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H呢，似乎该是从两人在一起的那时开始忘记吧，这样恢复期才不会拉得太长。这并不难，只要回到那个时候，仿佛一个诅咒般，当两人黏稠的手互相触碰，以最原始的本能彼此需要时，在H的手还暖和得冒着热气时，她得从那个时刻冷却，像极速凝结的岩浆，庞贝的人们依然保持

的样子那般，动作还在，心已经变成石头，逐渐散去了。

她必须连爱情的能力都得失去，要是早这么做就好了。

当范音音独自站在 H 离去的屋子里时，她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呼吸声，已经回不去了，回不去当初独居的自己。这是同居的最大坏处，H 的每一处气息都已深埋在这四面墙之中，墙壁的缝隙里有他的血液流动，地板保有他脚底的温度，只要她回个头，都可以发现他余下的影子。失去主人的影子在屋里飘荡，像一只只迷路的鬼。H 离开了，带走了他所有的东西，带走她想要的东西，却忘了带走他最该带走的东西。

她想起来了，她想起她手中的玻璃杯掉落，在光滑的地板上迸出裂开的声音，有如坠落的重大撞击声。她听见自己心中裂开的声音，啪嚓，逐渐腐蚀；啪嚓，像楼梯间出现的裂痕；啪嚓啪嚓，象征整间屋子的崩坏。

于是她顾不得被果汁弄湿的双脚，弯下身来躲进餐桌底下，手记得要保护头部，那是小学老师说过最安全的姿势！戒慎恐惧着，生怕这房屋断裂倒塌。

啪嚓啪嚓啪嚓……

她不能拼凑整个夜晚的来临，每天晚上都睁着眼睛不能入眠的日子逐渐加长，范音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身躯散落、手脚歪曲，不能完整地躺在床上，只要四肢平放就会开始不对劲，心律不整，瞳孔放大，呼吸纷乱，眼前一片蒙蒙黑，这是不是快

死的人才有的状况？

那张床无论如何是再也睡不着了。于是她搬来枕头被子，晃了几圈决定摆进餐桌下。还好餐桌很大，地板也够干净。她将枕头摆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，地板直接触到她的背部，隔着一层薄薄的睡衣，范音音感到无比冰凉和寂寞。

当夜晚来临，她缩一缩身子，将自己深埋进被子里，厚厚地捆紧，嗅着与房间不同的气味，眯着眼看见面前自餐桌缝隙涌过来的黑暗。细细碎碎的黑暗飘落在她脸上，只是黑暗，一直都是黑暗，她伸出手来摸摸餐桌的桌脚，然后闭上眼终于可以睡去。

她想起吉本巴娜娜笔下的御影睡在厨房里，因为那是让她喜欢而安心的地方。而此刻范音音睡在餐桌底下，她只是感到害怕，啪嚓啪嚓的声音没有停过，好像什么要崩毁了的害怕，而她选择以最安全的姿势睡在那里。

但范音音什么都不会说的，即使她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。她微微地露出牙齿对着香水笑了，那是无懈可击的美丽笑容：“没有做什么，在家里，就睡觉啊。”

她死都不会说的，对着香水，这一个名字漂亮的女人。她们是好朋友、姊妹淘，知道对方最不堪的往事，而隐藏真正的失败。她知道香水正等着自己哭泣崩溃，等着睫毛膏溶成一条黑色的眼泪。范音音觉得恶心，就连念出这个名字都觉得恶心。于是她又喝了一杯水，把胃里那些不能再呕吐出来的东西吞咽回去。